

# 98岁抗战老兵回忆峥嵘岁月 “不能掉队”4个字已然融进血液里

## 铭记历史 ——父辈的抗战

文/片 褚思雨 康岩  
通讯员 申术姣 济宁报道

### 抗日游击岁月 十六字诀的生死较量

1927年12月,高福俭出生于济宁县一区杨庄村的一个穷苦农家,家中兄弟姐妹三人,他排行最小。1945年,年仅17岁的他,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,毅然加入济宁县大队。“参军时还不满18岁,一开始就是想着有口饭吃、能活下去。”高福俭笑着回忆说。

在革命工作中,高福俭快速成长起来。在部队里,他接受了正式训练,从稍息、立正的队伍动作,到瞄准射击、手榴弹投掷等军事技能,他都铆足了劲刻苦学习,小小年纪就表现优异,“当时虽然我年纪小,但也能为抗战做点事。”

当时,日军为巩固在济宁的占领区,频繁对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。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,高福俭所在的县大队在党的领导下,灵活运用游击战术,经常在夜间行

“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。我们总是晚上出击打日军,能成功要去,不可能成功也要去,就是要让日军不得安宁。”回忆起参加抗击日军的经历,98岁的微山老兵高福俭腰板笔直,声如洪钟,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星月为灯、枪炮为歌的岁月。

如今,炮火纷飞的岁月虽然早已远去,他却从未忘记。每天读书,收看《新闻联播》,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“我离休了,但没离党,不能掉队。”对于这位自小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来说,“不能掉队”这4个字已然融进血液里。



高福俭老人(右)和儿子聊战场经历。

动。“打鬼子不光要有勇气,还要智取!”高福俭介绍,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——这十六字诀,就是咱们的制胜法宝。”由于日军的武器精良,还有大批伪军跟着,如果在开阔地带和敌人硬拼,八路军处于劣势,于是就改成白天休整、夜间出击,常常一夜奔袭四五十公里。

1945年5月18日晚,冀鲁豫十

一军分区决定拔掉喻屯伪据点。

## 百岁抗战女兵耿相柏: 枪林弹雨中与敌人打游击

## 铭记历史 ——老兵口述史

杜春娜 王帮栋  
通讯员 顾晓羽 济南报道

我是耿相柏,出生于1920年,在1939年时成为晋察冀军区被服厂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,曾经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供给部缝纫队担任队长。

### 进入晋察冀军区被服厂

1937年,八路军来到河北省,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我的家乡阜平县王快村也在共产党领导下,成立了妇女会、青年会等。我随同村里的青年人一起参加了青年会,担任青年队长,担负着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、宣传抗日的任务。在青年会里,我接触到许多革命道理。从那时起,我就萌动了找部队、参加八路军的念头。

1939年,我的嫂子进入了八路军的缝纫工厂。她去了以后给我写信,信里提到了工厂的一些情况。我就以看嫂子的名义到了部队。那时路很远,我走了三天,才到嫂子所在的工厂。到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我便在一个前方部队住下了。第二天,那个前方部队

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真实、全面、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,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,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视和平、开创未来,济南市档案馆联合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开展“老兵口述史”系列报道,寻访老兵足迹,讲好英雄故事,传承红色精神。



耿相柏老人年轻时的照片。

不让我继续跟着。他们说,敌人在“扫荡”,而我是个姑娘,没有地方安排,让我先回家,等待“扫荡”结束。但我态度坚决,不管路途有多遥远,坚持要去被服厂。他们便找了个人送我到村公所,村公所给了个路条。我拿着这个路条,沿路有人送我去被服厂。

进入被服厂后,我成了女工队的一员。当时,像我这样来报名参军的,有十几个人,被服厂把我们编成一个班。因为此前有丰富的青年会经验,我成了新兵班的班长。就这样,我成了晋察

冀军区被服厂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。我们班是缝纫班,平均每人每天要缝制四到五件军装。在被服厂,我们每天除了完成繁重的被服生产任务外,还要学习、出操、站岗。

我在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一直工作到1940年秋天。这年秋天,上级指派我和军区被服厂的三十名女兵一起到晋察冀军区二分区,组建二分区供给部缝纫队。缝纫队与制鞋队、修械队、被服队、运输队一起住在平山县桑沟岭,归二分区供给部领导。我被任命为

高福俭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,要在济宁与喻屯之间的刘屯村设伏,阻击西线增援的日军。“那天晚上,麦穗沙沙响,30多个人趴在田垄里,大气不敢出,连吞咽口水都小心翼翼。”老人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,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紧张,“晚上9点,总攻的枪声一响,我们在外围死死咬住敌人,打得他们晕头转向,根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!”这场战斗大获全胜,共歼敌500余人,活捉日伪自卫团副团长赵文超,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,成为他抗日战争生涯中的经典记忆。

### 离休不离党 永不褪色的党员徽章

从懵懂少年到热血战士,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,高福俭懂得了“家国”二字的分量:“当兵不再是为了生存,而是要把日军赶出中国!”1946年春日的麦田里,当上级问他“想不想成为党员”时,高福俭没有丝毫犹豫,干脆地给出了答案:“能加入中国共产党,我觉得很光荣,我当然愿意!”

此后,高福俭跟随部队一路转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他所在的县大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,陆续参加淮海战役、孟良崮战役等众多重大战役,后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,右手负伤,两次荣立三等功。

1951年,高福俭转业到地方,

开启人生新征程。从枣庄薛城到微山民政系统,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民政工作者,他干一行爱一行。在人生的各个阶段,高福俭担负起不同的职责,始终致力于革命事业,特别是在民政领域耕耘多年。“我有干革命的积极性,做什么工作都要拔尖儿。不会我就学,不懂的我就努力弄懂。”初入民政系统,面对陌生的工作领域,高福俭迎难而上。无论是帮扶孤寡老人安享晚年,还是助力困难家庭渡过难关,他始终冲在一线,用温暖细致的服务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。

现在,每天读书看报、准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,是他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。“我离休了,但没离党,不能掉队!”这句话,老人念叨了一辈子,也用一辈子践行着。

在高福俭的言传身教下,子女们个个踏本分。“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,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,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,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儿子高峰说,如今兄弟姐妹都已年过六旬,老父亲仍时常叮嘱他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。

“当年,我们武器简陋、物资匮乏,但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,最终赢得了胜利。”再次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,高福俭感慨万千。“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容易,不忘来时路,才能走好未来的路。”

一个脸盆当锅。说是脸盆,其实是给孩子洗裤子的盆,我们用它煮倭瓜。这些倭瓜是村里老百姓种的,我们就把钱放在老百姓的地头上。

斗争是残酷的,生活是艰苦的。连着两天,我们都没有吃东西。看着敌人离着远了一些,指导员孩子的干娘给我们送了一口锅和一些粮食,我们自己煮东西吃。有一天,突然下起了大雨,把锅和饭都给冲跑了,我们便赶忙向半山腰跑去躲雨。就这样,我们在暴雨和饥饿中坚持了一天。

那时候,我们找不到组织,便自己摸索着去找。一天晚上,走到一条河边,河面上有个开船的人,他和我们说了些敌人的情况,让我们过河去。我们过河以后,碰到了陡崖,有个战士掉下去了,大约深两丈,我们手边没有物件,没法拉他,就把腰带解下来,绑上石头往下放,把他拽上来了。

在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和八路军战斗部队的打击下,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的“大扫荡”。敌人离开后,我们便决定去找组织和村公所,把分散隐蔽在各个山沟里的队员集合起来。集合后,我带着队员们找到了分区供给部,与其他几个队胜利会合在一起。在那里,分区供给部进行了反“扫荡”总结,我们缝纫队因为没有损失一人一物,受到了表扬。